史林測義

江西饒州府鄱陽縣歲貢生臣計大受撰以獻

樗散之姿仰荷

國家優養錄錄年逾服官莫及致身宣力效報涓埃間

終慚自棄負作人於

盛世雖戸讀書遂已老耄閒擴歔管著史林測義一編

起五帝以迄有元凡五百餘則方隅之見有誚武陽

乾坤之施不遺芻狗

天臨

海鏡希竊

寵光謹奉

表恭
進者
伏以
聖代敷文神瀛麗再中之日
皇心稽古苞籥開首出之天
炳周監於有夏有殷與治同道而建極
典孔學於識大識小主善為師以用中攝史氏之三長
綜愚者之一得葵傾自切芹獻爰申臣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上言竊惟獻雒浮河文明斯兆櫝龍見鳳書
契肇與經籍作而道闡謨誥謂教之全史成修而體

參若天若君之大雖循蜚疏仡厤逃都兪成謨廼伊
唐姚虞迭脩勳華作典夫尙書紀傳之祖以史爲經
而春秋編年之宗卽經是史統百王以立度名分肅
而政刑平曁萬世以爲功物則睹而性命定直筆雖
重狐史善志必尊麟經秦漢以逮幾閱二千餘載馬
班而下無慮數十百家彙紀列朝通鑑之創於溫國
者其體大集成諸史綱目之承以考亭者其義精法
大書特書之法以勸懲心知我罪我之心而予奪發
凡起例固各示有定衡分纂合編尙自言未細閱此
當日有須釐訂宛以俟君子之懷彼諸家不免滋譌

豈弗檢己亥之類爲尊諱爲親諱爲賢諱轉因忌諱
成私見異辭聞異辭傳異辭偏泥文辭爲害好惡不
啻以菜米納金而蔽信疑亦每於臆決影附而乖良
史才猶或有謬于聖名儒論豈悉克衷諸天則惟操
斷制之權者用其極而効校讐之役者致其精也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
天亶聰明
日躋聖敬
誠無息則不息德至配天

治無為而何為化神恭己
彤廷晝承洛命皐夔
衢室宵激悅研墳典
聖不自聖凜言動於左右史欽哉累代之編
堯以繼蕘煥經緯於天地文皇矣
列祖之緒
聖祖仁皇帝定準繩於
睿式批史揭治平之原
高宗純皇帝立典則以
澔裁評鑑闡天人之要

率
兩大聖之著述參贊高深
奉三無私以討論範圍今古
徹爲本爲末於軒鏡廿二部瞭若發矇
符是彝是訓於禹疇億萬年歸其有極 臣志儕多吉遜
際
重熙履厚戴高追就
日躋
雲之盛飲和食德獲窮經考典之安自蛾述於髫年亦
蟬棲以幾藹借蒔桑榆之影希收朱墨之功豈競進

述作之名惟報

國文章之顯從天理人心而樹議本誠正之學未能爲
三綱五常以微辭規謹嚴之風有待遞稽正史旁訊
羣編敢有意以矯雷同慚無識而議耳食用好用惡
竊訂自用之誣傳信傳疑漫校或傳之誤帝王有難
憑之舊案何以質判若霧披游夏莫能贊之微辭何
以研通如冰釋參羣言而發所未發何以蠶叢之奧
獨開企發哲而更所欲更何以廬嶽之真始見原夫
天不變道亦不變要諸此心同此理亦同惟術十二
時其難其慎以相裁儻賅四千載公是公非而並證

託茲毫素効彼芻蕘殊愧東方自薦三冬用足遊瞻
北極普祓
乙夜光餘櫪馬老而才謝趨攄空懷閶闔聞鶴鳴而聲
聞穹昦端附雲霞玉署闢而搴芳乃叶風人下體之
咏
丹墀趨而捧牘亦登稗官小說之書伏惟
皇極中和
聖嚴肇例
濬哲而遐察
欽明而叙稽

羅奎璧以優游旁及陸賈之新語
御丹鉛於淸讌下逮王隱之鄙辭斷自
宸衷若二曜之經天難於光者爝火充諸柱下如百川之
滙海成其大者細流愚賤微忱輸之冐昧
天淵大度賜以優容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將史林測義三十八卷剞劂裝潢隨
表恭
進以
聞

臣惟史家一書以備列朝之紀載而千萬世天綱人理其要典也世之君子博文約禮亦可弗畔之功莫切乎是而其間事義之蕭磔蒙雜要以闢之廓如而收其益因自戒末路之荒晨兢夕厲垂渋一紀以就此編幸際
熙朝右文之日綜括古今雖以𣏌生一知半解謬冀上稟
睿裁
宣付史館備末議而遂衡朽邁其道何由嘗卽讀史見夫或始布衣之時或終被禍之士代有名公鉅卿衆異甄善取其所著書啟獻諸朝臣是以思聲聞於

天亦傳青雲也垂𢬵不遺夫野語奏
御如貢以風謠不禁引領當今一遇之盛廼悉九皐微志
恭擬進
呈表草以俟
旨
嘉慶十有九年甲戌歲長至日臣計大受謹識

史林測義凡例

一史義君要春秋爲宗明天理以正人心嚴名分以扶綱常茲著不揣淺陋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惟兢兢毋倍厥旨庶有小補

一呂易嬴牛繼馬漢二少帝非孝惠子以及謚號如漢孝獻篡襲如隋帝侗侑嬗代如五季漢周欲自取如唐元宗疑遇弒如宋太祖書變統如元世祖皆帝王中莫大公案謹加考覈悉與辨正

一是編効愚者一得發前人所未發若已見確論而語有異同加以參訂意有未盡與爲引伸非此不復贅

一諸史書法記事贊論或謬又儒先評斷失衷者多竊
正之此千萬世公是公非當與考辨於末學非敢矜
異見肆意翻駁但史類無慮數十百家或未見其書
或未讀其全本不獲悉取而校尚有憾云

一通鑑綱目正編繼麟經爲史中圭臬曷敢置一辭顧
文公自謂未及細看與欲更定未暇之處可審得之
而書法發明大率徇文曲說其他又時有舛午不能
盡合筆削指意乃僭於事義大關緊者辨誤數十條
亦假以仰求文公述作之志未敢輒云有當也前編
續編視此

一先儒史論類舉人名標題今倣此以清篇目雖主於事而稍涉其人亦即以人繫事免致頭緒紛出

一潛居竊論之書如用 臣按 臣謂云者蓋資史館考訂或有取焉一旦獲甄拔於祿位容貌之外藉以上塵

天覽雖櫂文辭蕪陋廼無嫌體裁未合也

一各則內引自漢迄明諸前人以讙備進 呈本據禮臣名古今通義概不從他編稱字稱號而多舉其鄉邑繫以某氏亦間因大勳賢書封爵如蕭鄭侯書官守如賈長沙書賜謚如諸葛忠武之類

史林測義目錄

第一卷

第二十四卷

五代

共十一則

附

吳一則　趙一則　閩一則

第二十五卷

五代

共七則

附

吳一則　遼一則　南唐一則　南漢一則

吳越一則

二十六卷

五代

第二十七卷

宋

第二十八卷

宋

稿成屬同邑臣周本校　臣吳祖札　臣胡述銓　閣中孫臣元麟編

史林測義卷一

臣鄱陽計大受論

五帝

五帝

臣謹按三皇五帝之名見於周官秦漢以來競爲之說夫惟五帝於傳有之而辨所據以正厥實似尙有待家語五帝篇季康子問五帝於孔子孔子語以所聞曰天有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是以太皡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皡配金顓頊配水亦云帝從其號從其號者號稱五帝云宰予以

黃帝三百年問故未上溯羲炎而由黃帝遂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孔子與之言德也五帝用說一語於問顓頊發之顓頊則終五帝之運者也家語雖概所問自嚳以下以五帝德名篇同大戴禮而卽次以五帝篇者明乎其實在彼不在此司馬遷五帝本紀乃據五帝德第以世本帝繫皆叙自黃帝因采爲本紀書首而弗審初非以傳五帝也且夫上古之帝多神靈卽此八君者皆功德在萬世非以配五行之義而五之名惡乎定五之實惡乎其不可易哉惟論者不顧名以思義本義以徵實以故說且紛出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則以少皞顓頊帝嚳堯舜

爲五帝梁武帝以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則以黃帝少皡帝嚳帝摯帝堯爲五帝誣蔓不根不待辨已自元迄今大氐以包犧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言此南宋胡宏據孔子易繫辭蓋不信傳而信經者顧經如尙書呂刑稱羲皇帝者舜則難爲諸僅以備五帝之說解且據易繫不自宏始東都劉氏恕前已闢之謂孔子未嘗道學者不可傅會臆說也由是言之雖經而數適與合而豈若答康子之有明文乎雖各表以制作前民之神功駿業而豈若配五行之爲確義乎又以知其實之在彼不在此也或以五德轉移論著於戰國騶衍而流爲讖緯疑配五行之說亦託之孔

子所述然如劉氏謂古亦無五帝其人則已苟求其人則必是據而諸家可廢至若三皇經傳旣闕然無考自秦博士剏天地與泰之號後或臆附三才更泰曰人且如安國梁武之持異亦衆矣羣言淆亂莫之折諸前人謂存以荒邈而不論者得之

帝太皞

太皞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雖禮緯含文嘉語彼顧以洛書亦言出伏羲之世爲誤者非也世傳伏羲氏王天下出龍馬於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洪水錫龜書於洛遂法而陳之以爲九疇說昉于漢孔

安國劉向父子班固有宋劉牧獨引易大傳以為二者皆
伏羲時出乃以易置圖書矯九數敘疇之說而則之以作
易未明書與圖不容闕一之的指故其說尟或從之臣竊
為先天之學蓋有見於氣數之隨處形見聖人之觸處洞
然自有各得之妙而犂然其則河圖者決奇陽耦陰以立
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理而次序之圖作焉舊解
則洛書者布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
八卦相錯之方而方位之圖作焉先儒皆主作範即謂此可為易亦復則圖義
書與圖交贊開天之聖而互發其智不容闕一之的指也
豈不皆出伏羲之世乎建陽蔡氏謂天地之理一而已伏

羲但據河圖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適與之合然曰則之是卽觀象觀法近取遠取之義於河圖然於洛書寧獨不然又謂大傳亦泛言作易作範其原皆出於天雖理自可通終是爲不主伏羲兼取圖書者曲爲之解而傳固無泛及之意也若洪範之作長洲陳氏謂禹因洛書之傳而衍其義似矣其實非同卦畫由於數起漢儒以爲錫書而法之者蓋傅會於箕子之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然箕子亦猶仲虺之言天乃錫王勇智耳爲範以叙彝倫是則陰隲相協之天以命禹而祇承之也故以天錫爲辭何從見其時洛有負書而出之神龜乎通鑑綱目前編帝堯七十有八

載書神龜負文出於洛亦未辨漢儒之謬而於治水告成之前強繫以年云

附臣大易圖辨補參略　伏羲先天圖按其横而次序者河圖準焉圖之一三七九奇數者陽二四六八耦數者陰兩儀也四九合爲老陽三八合爲少陰二七合爲少陽一六合爲老陰四象也老陽分乾兌少陰分離震少陽分巽坎老陰分艮坤而卦成列矣卦即於各有合處見分如併求通圓圖乃乖本文按其圖而方位者洛書準焉書之九正南四東南老陽而乾兌之位也三正東八東北少陰而離震之位也二西南七正西少陽而巽坎之位也六西北一正北老陰而

艮坤之位也圖五與十書五則太極以中樞乎儀象卦所謂費而隱者繫原其有而圖妙于無是周元公所本如是則圖以推次序則書以定方位蓋瞭然之故從前講家皆未之及惟泥以分屬作易作範耳

女媧

紀女媧戮共工事者擴摭列子尹子及淮南諸書閒嘗讀而繹之知非樂其誕而失之誣也太皡以木德王。宜火德以代治。而共工爭帝。自謂水德。是欲以水勝火。故曰與祝融氏戰。祝融司火者也。怒而頭觸不周山者言其首亂爲世洪滅也。任智自神。傲亂天常。常者天之所以柱宇宙也。天常亂則天柱折矣。師廣湛樂。淫泆其身。則無禮義廉恥

而地維絕矣。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者。使既折之天柱復凝定之也。五常之精。彰爲五色。如木仁色青之類故言色也。斷鰲足以立四極者。所謂建其有極而四方以正。四維以張也。聚蘆灰以止滔水者。制其湛樂淫佚之餘流也。如此庶乎史家所由攟摭以爲紀載之義而可以考上古氣化盛衰人事得失之故趙氏弼斤斤較度於山之高身之長力之大頭之不能觸蔣氏庾先以爲道不毀則乾坤亦不毀天柱地維共工何能觸而裂之女媧又曷以鍊而補之之二說一麤一膚乃皆固矣之爲病耳

唐

帝堯

左氏春秋傳魯史克對宣公八元八愷堯不能舉四凶堯不能去司馬遷則不明爲以飾不能去莒僕而須行父去之之權辭遂謬敘入五帝本紀先儒亦不辨其非乃以聖人不能用賢誅惡而多曲爲之說程純公謂堯之時四凶不敢露不善之心及舉舜匹夫而授之位始懷憤惋顯行其惡故舜得誅竄之平陽孫氏南豐曾氏大約以堯盡舉盡去則舜有何功天下以服衆未可遽相授受故特假之舜以彰功德夫獨不曰舜皆稟堯之命者而臆論之如此乎觀堯典咨若采而薦共工。則吁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二字蔡傳未詳後世諱恭如王莽足證此義　咨乂水而薦鯀則咈曰方命圮族如已逆定流若殛之制辭矣堯豈不能去者逆其惡衆著而罪之則舜稟堯之命也是故孔子言流四凶而天下服言流放殺殛以變四裔屬之堯不屬之舜見諸家語大戴禮記而蒙莊在宥亦云即左傳有鄭子產堯殛鯀于羽山語以證史克之爲權辭又其明甚漢世鮑宣引放四罪以爲堯事何至宋而反不辨乎然則堯不能舉亦可無惑矣夫舜處側陋堯猶曰予聞而舉以敷治彼十六族世濟其美天下謂元謂愷亦奚啻其聞之也舉蓋自堯舜則敷治而命以使之耳史記循左之謬竊是正之

虞

帝舜

堯授舜曰允執其中舜授禹則闡以危微精一之三言夫中者天之命事物之極而常變經權不易之理也治天下不外一中執中不外一心蓋受天地之中以爲吾心之體所謂生而靜者性也使惟循是以發斯至一之道心形之爲喜怒哀樂施之爲禮樂政刑而無適非中則天地所以位萬物所以育然其發也每緣於所感所謂性之欲也是曰人心猶是心耳有欲則危而至一者有雜則微此乃以有過不及之差而失其中也夫是人心者雖上智亦同於

庸叙苟非戒懼慎獨從人心精察出道心而守其至一未免惟聖罔念作狂其何以立執中之本以故堯舜禹皆上智而必遞相諄切如此也中庸首章即十六字傳心眞詮渭南南軒綱目前編論曰天之生人上智者少中人之資多上智安行勉合中道下此則高明者每恃才撡切而失之過沈潛者每三思蓄縮而失之不及是從生稟之異而爲過不及之分雖恃才撡切三思蓄縮亦是人心爲累然如此言過不及何其麤甚也若未實從精一過來則不能隨時處中至推而差之毫芒豈截然高明者過沈潛者不及乎又上智但任安行孔子何以必七十始信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從心

不踰安行也而亦覺有次第功驗而至如南氏說豈堯舜禹自家不消用得精一工夫而只爲後來以中人治天下者訓乎殊乖當日之旨

夏

帝禹

堯舜之執中只大段行去而自無罅隙可議禹則入聖未優所以紹精一執中之傳者其心較密乃亦極之纖悉之處固有不協於中故夫子之稱禹卽豐儉各適其宜而深以無間美之也然則此固以明禹能允執厥中而已胡氏云說是禹傷父以治水殛死不忍安於天子之常奉夫子

因又指其孝心之純至者言之用意深而失之鑿甫軒引
入綱目前編故及之

有扈

有扈氏無道帝啓名六卿以征之誓師於甘而聲其罪曰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夫五行者財用之所出威侮之則爲
殘暴而殄天物也舊解三正者歲功之所成怠棄之則爲荒
亡而奪民時也觀禹征有苗戮防風天下之懷其威德固
已久矣雖有扈罔敢不謹侯度者逮啓嗣位歸其賢而未
知畏其威至大肆爾方命虐民之行是不臣也啓乃振舉
乾綱而勦伐罪弔民之師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唐孔氏

謂堯舜受禪啟獨繼父以是不服夫使果因不服而叛啟既即位羣后四朝大會同於鈞臺何不聞有扈之獨不來享不來而六師移之何不明正其罪而以為討乎遷蓋未據經而為想當然之說後儒顧即息棄三正見如後世叛臣不奉正朔之意亦因而傅會之耳

伯靡

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舉兵誅浞而立少康距浞弒相滅夏之日已四十年矣此四十年間志豈嘗須臾忘討賊哉惟以忍圖其有濟耳視夫激烈於一時卒至捐軀殞族而無所成者不亦遠甚然為人臣之節君弒國亡必致死

焉不自度其才果能辨賊如靡否不內審其志果能經萬變不渝如靡否而或託於從容就義之說或託於遷延俟時之道非銷磨於利害而中改卽竄伏於深山而無聞則又靡之罪人矣可不愼哉

帝少康

帝相二十有八歲遇弒其年壬寅以後三十九年皆賊浞干統皇王大紀乃以明年癸卯爲夏少康元歲謂少康以是年生則夏統不絕囿得存正黜篡之義然或少康生於相未遇弒之前而以是年爲元元者始也未始卽位又非始生將何取乎且卽以爲少康元歲不但失賊浞篡據之

實如會編所云而少康在位二十二歲而崩之年書六十有一歲又失踐祚紀年之實矣此亦不必如皇極經世缺四十年不書宜遵紫陽綱目歲年例寘賊干統而正統已絕無年可繫則朱注其國名墨注年號於行下癸卯注寒浞元年如漢新莽之類而大書夏王相后緡生少康於有仍後某年又大書夏少康爲有仍牧正某年又大書夏少康自有仍奔虞爲虞庖正逌至壬午大書夏后少康元歲夏遺臣靡討浞伏誅奉王踐天子位如此則四十年間事變燎然正統絕而未絕亦因以見庶幾名實兩得之也渭南綱目沿閩谿金氏前編依大紀書元稱欲是正至於浞

弒作殺或刊本之誤不然弒君始見不加震懼以嚴名義則已謬春秋討亂賊之大法綱目何以修爲

終古

桀爲不道太史令終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遂出犇商事載竹書及淮南子三代以上爲人臣而背君出犇者於此一見是時商已駸駸乎有革夏之勢矣終古誠賢者而有見幾之智則如商末之耄遜于荒可也顧先出而犇商其於忠貞之義何有哉綱目前編書其出犇因以明夏之將亡而商之將代耳亦因以譏千古臣節之變而志其始耳非於終古有取也後世事𣈆君懷二心者可得而藉口乎

商

帝成湯

禱者祈神之佑也亦悔過以祈神之佑也湯旱七年。禱雨疑亦數矣。或未有悔罪之辭。而只祈天之佑。故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意謂不雨而至斯極。由人獲罪於天。故降之罰。當以人自列其罪。呼籲以請。而未敢指斥。湯則引而歸之己。而六事自責也。丁氏奉曰天之愛人也而謂其當以人禱是誣天也渭南南氏曰人禱之占理所不通趙田袁氏曰此亡國之妖言也一鄰吏辨之而湯信之耶皆因以身爲犧一作用人以祭解誤矣夫記此者病在好奇故人

翦髮斷爪身嬰白茅以爲犧牲三語如飾去之云遂齋戒素車白馬禱於桑林之野而及祝與自責之辭則以人禱之義坦然明白矣

傅說

說之形見於夢。由王恭默思道。專精之至。神與天通。其在周官六夢。所謂思夢也。此理所必有。無可議者。楊氏愼謂武丁嘗居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是則權詐之術即恭默思道之言皆用以欺羣臣矣曾武丁之賢而有是哉抑亦非爲良弼者所肯就也始進之際挾術任詐奚問政

事之醇乎孔子刪書而錄此誠求輔德昭諸來許一叅以僞繫何取與史記夜夢得聖人名曰說而書只記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則知名曰說者蓋史遷愈欲神其事而益之非實錄也

帝祖甲

殷有三宗見史記本紀帝太甲稱太宗尚書無逸篇所引祖甲漢孔氏乃校爲太甲蓋欲與所引中宗高宗附爲三宗也如此不知不義惟王舊爲小人於太甲何據耶夫周公惟舉知稼穡艱難而以無逸享年永者言之何拘於三宗耶鄭氏元謂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

於民間蔡沈取其說而以孔竹爲非金氏前編亦本此以叙祖甲之賢渭南南氏乃援國語祖甲亂之七代而隕史記帝甲淫亂殷復衰謂不得與二宗並稱而斥鄭氏爲謏語且謂享國三十有三年正與太甲合以此知祖字似誤其後於中高者當是錯簡噫何不信經至此耶夫國語史記說多近誣如使書本言其在太甲則必稱太宗如中宗高宗之例不應稱太甲而致誤爲祖字也卽誤爲祖字又何至更有後於中高之錯況是篇末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倫次昭然豈得疑有錯耶至祖甲享國其歷年與太甲同豈得偏據爲太甲非祖甲耶若按竹書紀年太

甲則唯得十有二祀矣蔡氏集傳既明祖甲非太甲而又

言舉三宗亦何失於考辨

史林測義卷二

臣鄱陽計大受論

周

成王

唐侯叔虞之生也武王夢天謂曰命爾生子名虞余與之唐成王既滅唐因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左傳衛祝鮀曰昔武王滅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屏藩周魯公康叔唐叔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以分物是則叔虞當年固有令德而啟宇史記載成王削桐爲珪以戲而史佚成之者謬也金氏前編亦按書文侯之命先正昭事厥辟昭乃顯

祖以辨叔虞之賢而削桐之封非實錄然此或要終而言之何如卽其遷建之初之頁爲明據乎且觀賈傅新書明堂位傅職等篇成王中立。四聖維之。慮無失計。舉無過事。雖咳唾顧趨執取。無微可忽。謂猶爲此戲動戲言。亦何可得。如信斯戲也則柳宗元之辨誠有其不得已者所謂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是尤推類之精如漢哀有酒所視董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王閎進曰天子無戲言無者禁止之詞而史佚顧以無戲言而成之使人君無所戒懼將不知於胡底矣丁氏奉謂宗元何必刻論殊非有識之語

杜伯

夫事君者一委質矣生死以之不幸君有不明或諫而遂怒或忠而見疑或正而遭讒乃無辜以爲戮生不敢仇亦死不敢怨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昌黎拘幽操其善言文王也固善言人臣之義也宣王殺大夫杜伯而非其罪杜伯誠賢者雖含冤於地下亦以爲無罪而死死得吾所敢或有怨於君哉周春秋曰杜伯旣亡三年宣王會諸侯田於圃日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冠操朱弓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墨子略同國語亦云杜伯射王於鄗爲是說者或欲示人君妄殺之戒未免敵仇君而報以謀逆之心

不經之談往往流爲世道人心之患君子懼焉

魯侯弗湟

竹書平王四十二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劉恕外紀本此以爲使魯郊廟必周而必非成王盡平王以下羅泌路史則以爲止之而魯自用之後之論者亦因以辨成王賜伯禽受之爲誣此事家語禮運篇禮記明堂位祭統史記魯世家歷有明文而竹書獨異竹書出於晉世先儒以所記多不經疑爲後人僞託闕諸書而偏取之此不可若謂賜由平王以下桓王不以楚強而許辟襄王不以晉功而許隧何於魯而反有槩其王

章者若謂止之而魯自用之則未有代德而有二王晉文且不敢干命況魯而敢同楚之竟自尊乎諸侯卽不問是問而靡弗於是觀禮有同殷後之宋乎楊氏愼以春秋於桓五年秋書大雩爲僭雩之始閔二年書吉禘於莊公爲僭禘之始僖三十一年夏書四卜郊爲僭郊之始又皆牽附而非其義也陳氏掇左傳祝鮀敘成王分乎魯公未及得用郊禘以爲郊禘之說宜從劉氏按鮀言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皥之虛是知但舉就封時之分物也而大禮以報勳勞則周公旣沒後事故未之及耳豈得據此以證非成王之賜楊又引魯頌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

附庸明無異典其不足據亦同孔子云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已衰者蓋指子孫不能行其禮義如東海王氏註故與幽厲傷周道同一悲嘆而論語亦有既灌不欲觀之言渭南南軒乃謂嘆魯僭用非周公志而神必不歆因皆有宋大儒如程子亦信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臣進讀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禮記無此三句是脫簡則固明言自天子出使之得並杞宋無議魯僭之意斷可知矣軒何不顧上下文義徑作如此解乎長洲陳氏稱其延釋千古之惑晦翁康侯俱誤不獨程子殊非定評合觀

諸家之辨此者以不王不郊禘不欲以累成王伯禽但所援据而爲之說則皆未允耳夫不王不郊禘程正公謂周公之功固大亦是人臣所當爲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其論至正然以記云非禮爲孔子之譏成王賜伯禽受者則不類答司敗語臣注取東海而附辨之於此渭南綱目前編書請郊廟事於平王四十八年蓋未詳外紀路史語本竹書而不得其年姑繫之惠之薨年也紀事無識亦考年無學云

夫人文姜魯

魯桓之薨於齊也雖齊殺之實文姜弑之也姜通乎齊襄

公商之以告而致拉幹之禍則首惡者文姜而齊其從也春秋書曰薨於齊而不書弒者諱國惡也諱國惡則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左傳以爲絕不爲親也蓋賊之以存其實也賊未討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以賊爲嗣君母而臣子有難於致討者故書葬以恕之也公穀于莊公卽位不書明以君弒繼弒君不言卽位也文姜例弒齊例殺而其書葬傳曰讎在外也曰不責踰國而討於是也說者乃以謂齊殺之齊強大非魯所得討也異矣且夫爲人臣子有不共戴天之仇謂可畏夫強大而釋其復仇之志追其復仇之責於經意果有當乎邵康節經世史疑亦本此而書

齊襄公殺魯桓于濼渭南綱目前編書齊侯殺魯桓公紫陽綱目本春秋弑書君名此編闇書諡無義例則均爲失賊矣元魏太后馮氏顯祖獻文之母獻文誅其內寵李弈太后不得意獻文暴崩人以爲太后爲之獻文子也而紫陽綱目必大書曰魏太后馮氏弑其主顯祖太上皇帝名此所以正弑君之賊雖未見仇於孝文而終嚴鈇鉞之誅示無逃于天下後世況文姜以婬而弑其夫倫理滅絕罪逆暴著殺梁於春秋書葬猶係傳於肆大眚以見天子失討大罪惡而後得葬也後之爲史者當無庸諱之曰顧僅歸獄於齊而不明正其罪哉臣謂宜大書曰魯夫人姜氏弑其君允于齊此春秋

誅首惡之義而曰于齊則爲從之罪亦得矣其斯輕重之權衡也夫

管夷吾 齊

管夷吾不死子糾之難而相桓公論語但稱其功不言其罪程正公本漢薄昭桓兄糾弟之說而斷夷吾輔糾爭國爲非義故可自勉以圖其後功而聖人不責以必死朱文公又因荀卿桓公殺兄爭國之說前於薄昭未可以昭說證其必然而謂但以公穀春秋所書參以此章之言則可見不死之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明按左氏春秋書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於齊公穀春秋則書納糾

不稱子先儒乃主不稱子以明糾不當立然公羊固曰君前臣名也。注以爲見臣於魯。故去公子而稱名。則未見有不當立之意。況于齊人取糾殺之稱子。明以宜爲君而責之乎。小白繫之齊先儒以明小白宜有齊然公羊固曰當國也。注以爲已入爲君當國。則亦未見宜有齊之意。況於言入而正其爲篡辭乎。穀梁傳以惡曰入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使小白宜有齊何惡其不讓而重之以又殺乎何於其日卒也猶發傳以明不正之前見乎然則公穀春秋。皆未嘗黜糾予小白。何從見桓公長而子糾少。且味穀梁不讓之言。

子糾之爲兄斷如矣。金氏前編謂其是非不待兄弟而後可斷子糾名義已先不得爲正蓋據左傳鮑叔牙知亂將作奉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糾來奔斷襄公之弑子糾在內無正君討賊之義及無知已誅桓公已立而有抗君爭國之非是夷吾之輔糾爲不義然穀梁傳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史記襄公殺誅數不當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列子力命篇亦云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三書敘其出奔。或亂既作。或亂未作。又皆先糾後小白。則偏據左以斷。

亦未確也。夫子糾爲桓之兄，夷吾所輔者正，聖人不責其死而與其相桓伯諸侯，則害義之正，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又何以爲正？公之說解也，則惟上蔡謝氏夷吾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故可以不死。顧文公嘗以其說爲非，以爲糾誠兄而當立，則齊國之士君臣之義無所逃矣，況管氏親北面而君之，安得託於君臣之義未正而不死？其難哉！

臣竊謂夷吾初未嘗北面而君子糾也。家語致思篇孔子曰：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史記鮑叔傅小白，管仲名忽傅子糾。夫曰傅之，或僖公命之，或襄公命之，則固公家之臣矣，得主齊之宗廟社稷者，夷吾斯得而君之而爲之臣

矣此管仲於子糾未成臣也抑子糾小白皆庶兄弟也庶則孰若嫡子必爲重器之所歸糾雖庶兄又未嘗立爲世子而舉國臣民所繫屬此子糾之未成君也以兄言之則夷吾所輔固無所謂不義者但以庶兄言之而且第爲之傅則夷吾之不死而相桓亦未爲害義也聖人稱其功不言其罪意在斯乎意在斯乎當日者仲氏端木氏其知之矣又管仲器小之譏太史公曰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夫曰勉之至王復周道耳司馬温公以爲周天子存而管氏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氏所恥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耶泥看王字殊

失說者之意如所論大人者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及引揚子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說夫使夷吾而能勉君以此是卽勉之以王也王者之道雖在儒生可勉王者之政雖在下位可行豈曰改物而居天子之尊哉

鬻拳楚

鬻拳天下之至忍人也豈嘗有愛君之心哉强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是惟狠以求勝舉人臣之所不敢不忍加於其君者悍然行之而不顧且使懼而從我而罔念君道之因以陵夷則其於君也愛乎否耶抑其所諫者亦未

必納君於善也觀楚子禦巴之師大敗于津還拳弗納遂伐黃不告君以退而修德息民而故激之遷怒於黃重疲民力徼倖立功以掩其敗是知非能納君于善者矣其弗納者猶然懼君以兵之故智耳合而言之無非忍心害理之事左傳稱其愛君不亦舛乎此鄢陵范氏指謂不可得彊通者也或問知兵諫之罪則自刖矣知弗納而使君卒於湫之罪則自殺矣其心宜若可諒曰忍也夫愛君者必能自愛㠯愛其身祇祇兢兢惟懼獲罪以干國憲不幸逢君之怒刑之殺之而非其罪則所以自愛其身者固不誣也若知爲罪悍然行之而不顧亦悍然死之而不恤則全

無愛之理者存也故曰天下之至忍人也以至忍之人不自恤其身家而周旋君父之側胥拳之所爲將不止爲拳之所爲其流害可勝誅哉後世如淮南張顥徐溫之於楊渥事固不爽呂成公博議惟以拳之諫未盡其道至與聖人舉事較夫煩逸而用力之危爲不可學斯猶不切之論矣

世子伋衞　世子申生晉

臣讀左氏傳至衞太子伋及晉太子申生竊爲之太息痛恨于其所自出也伋子不敢棄父命而求生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而就死可不謂仁孝哉一則曰宣公烝於夷姜

生伋子一則曰獻公烝於齊姜生申生嗚呼以二子之賢而皆悖亂汚衊之所遺育亦獨何與及讀衛世家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夫曰愛夫人以別於正夫人也寵愛禮秩如夫人故亦以夫人稱此其旣死而伋乃爲正夫人與朔所譏惡也旣爲宣公愛夫人則夷姜固非莊公妾矣晉世家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卒言齊桓公女者著適也適出爲適獻公欲廢申生故驪姬亦曰廢適也則齊姜固非武公妾矣史遷雖後於左氏覩其衛世家論曰余讀世家言亦豈無本而云然哉然則欲爲仁孝之子正其所自出即援史記以證左氏之誣

可也如洪氏邁鄒氏肇敏說邶二子乘舟詩據為其事有無之辨惜皆膠於讀左耳

衛侯赤

懿公之亡國也。其貽天下後世笑者。皆直以為好鶴耳。申氏論衛君徇於一禽之好。而縱以失民。衛人嗷於一眚之微。而懟以忘君。李氏論是卽率獸殺人之道。但其臣止當請懿公先斬鶴而後出師。罪君罪臣。各有歸重。然皆直以為好鶴。而未之深考耳。按史記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然則懿公之亡國。見殺衛人。特假

手於翟而受甲者姑借鶴實有祿位為不往戰之說耳雖使懿公自斬其鶴而彼肯為之出師乎衛人之喙懿公豈在此好鶴一眚之微乎二者之論要皆無當於當日之事實也

荀息　晉

獻公病甚屬奚齊于荀息而立之固曰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也荀息如知義宜因機有可乘極言諫正請立長君以靖國難庶可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為之忠矣顧不出此而對以能立奚齊則於所言忠者無乃缺甚遂君之過而許以死卒之守死不貳以復其言雖曰耦俱無猜亦匹

夫匹婦之爲諒耳不又病乎其所言貞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左氏所敘引詩以深致惜於荀息也豈美其有詩人重言之義如杜當陽之說乎史記晉世家亦襲用此詩以牽合於公羊許息之辭而曰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司馬溫公固嘗訂杜注左之失亦未明杜實蹈腐史之誤也公羊傳及胡文定傳皆有襃而無貶者惟從矯厲末俗斥遠欺謾起見耳如以聖賢之事論之則必求其信近於義云

鬬穀於菟楚

爵以馭貴祿以馭富富貴之以任德報功古之制也人盛

德而有大功躋諸顯位假其重權雖云報功實以任德以德行政則國之所恃爲安靖已然有功者不必有德若倖立大功于一旦乃遽授之權位之尊則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鮮或不敗豈國之幸哉與乎子文之使得臣爲令尹也而曰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是明知其無善居功之德而但以令尹爲賞功之具以弭其矜伐觖望而止不靖之謀此靖諸內而敗諸外卒如蒍賈之料也然則有大功而可以不賞乎不如多與之邑其權位之授則必視大德之優劣爲稱耳陳氏乃稱子文深得用人之道非矣

史林測義卷三

臣 鄱陽許大受論

秦伯任好

穆公初以貪而有殽之役。繼以忿而有彭衙之師。猶未已也。而有濟河焚舟之舉。是尚未動思善悔過之心矣。先儒皆以秦誓爲敗殽還歸之作。惟金氏前編主史記。繫于取王官封殽尸之後。以爲此篇乃穆公更經懲創之言。於事情獨見明核。且惟晉人不出。則忿心以平而悔心以生。夫然後渡河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也。穆公卒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中左氏論

穆公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子王子以爲穆公賢君以無罪之三良而命之從死必不然也惟平陽孫氏止責康公爲得其情夫殉死者必其私暱也如秦始皇葬令從死者皆其後宮三良誠賢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康公亦何至奪此三良廹而納之于壙乎據應氏劭記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是特穆公一時歡洽比暱之言。彼三子者不能引義進規。乃許以從死。卒之臨穴惴慄而不自免。君子轉可不爲穆公康公罪。而深罪此三子之以苟從訏。而死君之好。曾楚越姬之不若矣。王氏槩云。結髮

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歿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氏謂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如李德裕爲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蘇軾和陶詠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其論爲較精也春秋之世以人殉葬其初自秦武公後乃習以爲常而浸淫及於列國如齊桓公冢晉永嘉末人發之其中骸骨狼藉亦其徵也又宋文卒厚葬用殉邾莊卒先葬以殉五人見於左傳先儒謂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以至如此獨以齊桓秦穆號稱賢伯不聞厲其禁而且踵其弊可勝嘆哉

華耦 宋

左傳文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魯人以爲敏杜當陽汪明爲君子之所不與也呂成公議概稱魯人是以魯空國無君子也臣謂左氏誠有深慨焉夫其立言往往有事見於後而預揭其意於此者以耦爲敏是不以無故揚先人之逆爲非而忍於言之者忍於聽之無或爲之駭異而皇恐也越三年文公卒子赤立公子遂弒嫡立庶舉國恬不以爲討且時魯之人宏達博雅宜無出季孫行父右者抑臧文鷹鸇之訓其奉以周旋之訓何乃亦與爲相忍於其間而卒如齊納賂請會

以定公位卽無駭於耦之言而轉誇其辭令以致嘅於空國無君子豈刻論哉呂乃以魯爲左氏父母之邦一言出而盡置於庸鄙之域律以不遜不弟而且斥其妄雖曰以訓謙辱然非左盡而不汙之義矣

趙盾　晉

趙盾之立靈公以患穆嬴且畏逼故靈旣長而不君以迎立公子雍之嫌則懼終以爲戮知族子穿之可爲爪牙而行其志也故討河曲之不用命者獨放胥甲父而不及穿聽其設謀僥崇以求成於秦而因授以兵柄不然穿之好勇而狂盾顧不知黜而重用之也哉亚謂其好勇而狂之

得任我指縱耳桃園之攻尤非賈充成濟僅希意旨之比亦共仲之使鄧扈樂卜齮朱全忠之遣蔣元暉朱友恭氏叔琮惟因伏甲將攻以遂其事也顧共仲司馬昭朱全忠猶誅鄧扈樂夷成濟殺朱友恭氏叔琮以謝國人謝天下孰若盾之靦然罔顧而復使穿迎公子黑臀于周乎自穀梁氏不言罪而言過而謂於盾也見忠臣之至左氏引夫子稱盾以爲法受惡而有越竟乃免之惜于是出亡不遠反不討賊董狐以定逆臣爰書之指不明而春秋因其史筆之義亦不著後世說者鮮不謂非盾實有其罪也抑謂其有今將之心而非盾實鬮乎故也噫不皆受欺古人之

見乎惟金氏前編斷以盾非果奔也故未出山竇使穿也故不討賊既成弒君之故縱使越竟又何免於罪左氏所引決非夫子之言乃可以明書法而定斯讞矣

公子歸生鄭

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蓋誠能以仁言其於君父之故決無求生惟有殺身必有勇也亦可見矣歸生於公子宋之謀弒靈公也不卽責以大義先事而誅而譬以畜老憚殺之語卒復懼譖而從之左氏以爲權不足也權不足而遂蒙首惡之誅乎且述君子之言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嗚呼其竟以畜老憚殺之爲仁也

哉以是比方君父胡文定曰歸生之心悖矣長洲陳氏曰去弒幾何忍心害理形爲無所忌憚之言而反以仁與之不大謬乎且仁其源也勇於赴義雖知見殺而不可奪者其流也歸生之不武即其不仁曰仁而不武亦斷理之末明矣至文定論歸生執國政得兵權力可誅宋易如反手顧曰可以不從一也可以不從二也則大有語病以不從逆而較量於勢之可不可其心已不可問其事亦不可訓是將使天下後世之畏凶謟而附賊者之得以自解曰吾無如之何也其何以立凡爲臣子之防哉春秋捨公子宋而歸獄于歸生者必非勢可不從而從之之謂其謂告宋

以旌老悖殺如不憚殺斯可得而殺之雖若止之適以嗾之且與合勢復誰禁乎宋之弒固成于歸生者也其得不以爲首惡耶

趙武 晉

史記趙世家載晉景公之三年屠岸賈治靈公之賊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客程嬰公孫杵臼謀匿朔妻莊姬遺腹子武居十五年景公因疾見魏策聽韓厥之言乃立趙孤兒而左傳不記此事同括之死則由莊姬之譖而晉侯殺之論者因疑史記非傳信且春秋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在成公八年爲晉景公

之十七年晉世家亦云景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請立武爲趙後復與之邑此與經及左傳合而趙世家記朔同括嬰之死在景之三年者不自相矛盾乎如以景之三年論至十七年立武適十五年而林雲銘以爲景十七年同括死越三載而景公卒安得有十五年後卜疾之事是據春秋以辨趙世家之誤而不明趙世家之誤固不在立武而在同括之死也竊意此載同括嬰齊與朔並誅而不同於晉世家者必遷未及刪定之文班彪所謂其書刊落不盡之一也蓋是時賈以治賊爲名請誅盾子孫乃不及同括嬰齊如削去趙同趙括趙嬰齊及晉字則兩世

家不妨別見而與左可互爲詳略矣至嬰齊通於莊姬當是景三年朔見殺武獲匿後事左載之景十三年以起十四年原屏放諸齊景十七年莊姬譖原屏將爲亂晉討趙同趙括而武因得爲趙後此則十五年間武之事蹟原委瞭然豈得因誤記同括之死訾下宮之難非實錄而程嬰杵臼之皆無其人乎夫二信友厚士聲被百代感及婦孺足爲世道人心之勸宜宋神宗追封爲侯立廟絳州近或不卽左史細加參合過信林氏之說指屬子虛而議立廟爲非殊非敦尚風教之意也

郤克晉

左傳宣公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歸謀伐齊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乃繫於成公元年冬十月與左迥異按春秋宣十七年六月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是則春使徵會于齊有據而頃公致怒郤克必此時也若魯自盟斷道公不復事齊而欲援晉強盛以去三桓使公孫歸父如晉至成公即位三桓深銜歸父奔齊而齊納之行父亦必無與諸卿同時聘齊之事如新君立而尋好何不聞報聘而明年

春且卽來齊之伐此又以知其必不然也故不見於經鄭陵范氏以經無文而穀梁橫發傳者疑冬十月下脫季孫行父如齊六字非矣或謂穀梁傳繫成公元年爲錯簡是又不然葢宣公十七年春經亦未有行父如齊之文也此宜以左爲斷穀梁則置而不論可乎成二年鞌之役魯四卿以歸父之故也諱言於晉而以北鄙之伐告也衞孫良夫以新築之敗也曹公子手以盟主之令也而郤克則因魯乞師以逞其怒也胡傳謂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四國大夫欲雪一笑之耻亦略於經而信穀梁而誤耳然穀梁傳戰于鞌盟于爰婁而言齊有以取之者則固不以

魯衛同於卻克矣

賈人　鄭

左傳晉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欲寘諸褚中以出者旣其陽翟居奇之所租乎旣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胡爲乎意以爲旣謀之也荀子其識之矣其善視我操成算矣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而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抑何叵測乎推其不欲冒利無恥使果出罃不至晉矣敢貪以爲己力乎夫子楚有國天實建之而文信何功于秦封河南十萬戶此不亦遠乎杜當陽謂左言知罃之賢　臣　則謂左明賈人之高

夫人齊姜　魯

齊姜魯成公夫人襄公嫡母也公羊氏於經書葬而發傳云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是何也按左傳繆姜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齊姜薨季文子取以葬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夫虧姑以成婦則婦疑于姑而姑疑于婦此公羊之亦故依違以致譏者乎然而姑繆姜則宣夫人明矣婦齊姜則成夫人明矣何休集詁乃以爲齊姜者宣公夫人繆姜者成公夫人襄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自伐鄭故傳從內義不正言也則不顧傳以葬齊姜而發而於喪

繆姜以求其解遂至謬誤如是

季子札　吳

伯夷之讓也以叔齊之賢且中子憑亦克靖國故得行其志耳季札固守子臧之節棄室而耕三以吳讓不亦首陽之高風乎然逃次及之位遂使當代不當代交紊於彼父之後立先立以生僚光之心璺胎帖然而句吳鼎沸矣夫以札之賢繼諸樊餘祭夷眛而君之臣民愛戴自有以塞二子之覬覦且將次傳及光宜咸安于先人之道即不然睦鄰息民亦復何間可乘雖伍員之謀專諸之勇無所用之若預見夫僚之貪躁光之凶狡而但不居其位以避其

禍其如父兄之欲傳賢以安國家利社稷之意何哉邵康節嘗有言曰季札之材近伯夷近者不近也曷言乎不近其材近其讓不近也材可以爲伯夷而不明勢之未可以爲伯夷而徑以其材行也則材累其讓讓負其材矣此其微指也太倉王氏乃曰余每讀宋人此語未嘗不爲之失笑也季札而似伯夷誰不知者噫亦淺之乎讀書者矣至其論札欲以禮息鬬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且知夫差之將亡吳而不欲以身殉鴟夷而不救夫使札果不能以禮以義而安忍宗社之墟惡在其能賢哉又何取乎智人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而爲是津津也

仲孫蔑魯

左傳宋向戌聘於魯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噫獻子乃不能爲兄受過乎借曰相知不敢匿情而敢暴兄之過以逃己責冀無隕厥令聞獨不虞反見鄙于賢友乎父有爭子亦兄有爭弟抑何不敢間也竊謂其處兄弟友朋胥失之矣杜注以爲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疑非傳意不可以訓

蘧瑗衛

孫林父欲逐衛獻公以告伯玉伯玉遂行從近關出甯喜

將弑殤公納獻公以告伯玉伯玉遂行從近關出出不閒犇他國殤立則返而事獻入則返而事惟放弑之際全身遠害也安享榮祿危不與知事君之義顧如是乎但以孫甯實執國柄而伯玉非卿雖以死爭無可濟之權得無深罪耳論語稱其君子有道則仕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臨川陳氏謂伯玉之道。無可拘方。而彼獨以推移行之。卽伯玉之事。無可形據。而聖人能以情意況之。爲得其旨。如必指實以不對孫林父甯殖之謀。如集注所云。是則後世之惟力飲醇酒勿與世事之果得爲高。而喪君亡國不以屑意未必不善學古人者之不多以長樂老爲歸也。

公子鱄衛

按左傳獻公使子鮮爲復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是雖公命子鮮知義必易其辭矣夫君以制國而政由甯氏此必不可踐之信卒致甯喜專而見殺君臣胥陷於惡者子鮮實職其咎何取乎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哉春秋書衛侯之弟無貶辭者意者如公羊言與之約而不言所約亶以爲保獻公耳如穀梁言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則亦約與之賂耳故予其恥失信而罪衛侯也若如左氏言豈君果可置虛位而臣果可奸國政聖人亦沾沾小信之是重也乎臣知其必不然

也史記載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喜攻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衞獻公晉爲伐衞誘與盟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獻公與左傳異此蓋未考之春秋而誤者

公子展輿 莒

春秋書莒人弑其君密州左傳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胡傳斥左爲乖謬豈子弑其父而春秋有不書乎避趙氏辨以字爲之字傳寫之誤而南軒綱目前編亦取其說按傳例。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今者且申明其例。曰言罪之在也。使莒子非以虐爲國人所欲弑。展輿卽欲

行大事而無所因。抑憚國人致討而不敢發。何遂致子禍之酷也。然則君可肆然人上乎。用是以爲大戒。至展輿雖不書。而於去疾入莒。則予其討展輿而以國氏。于展輿奔吳。則不予其君國而削其爵。其爲弒父之賊亦明矣。且即未實與乎弒。而立乎其位。不能討賊。亦必歸以與夫弒者之罪。展輿立乎位而不討賊。乃稱人以弒而不書展輿者。誠如傳例言罪之在。而非展輿之不實與乎弒也。以傳例考之則傳與經本無所拂而何疑以字爲之字傳寫之誤耶莒僕傳僕因國人以弒紀公卓氏亦因經稱國以弒而不書僕將以字作之字謂見國人弒君恐已得禍竊琉以

弃然記史克之對宣公曰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若將以字作之字前後文不可通是皆不循傳例而曲爲之說以附于經使亂臣賊子反得逃其罪于天地之間則乖謬滋甚矣

楚子虔

楚靈弑郟敖自立伍舉更其赴辭使從禮比告終稱嗣春秋書楚子麋卒從赴也及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般乃弑其君父之賊而虔與般交書名者蓋以楚靈篡弑之罪因類致誅耳說者謂深惡其誘之夫既書誘此固不待貶而見矣故誘戎蠻子不名謂彼外國相誘而此則外國之君誘

殺中國之君名之以謹中外之辨假如靈非亦嘗篡弑何惡乎外國之討中國之所不能討而誘殺之哉謂彼誘殺之而復立其子此則誘殺而卒滅其國名之以甚貪詐之惡假如靈非亦嘗篡弑則入春秋以來如晉獻於虞用誘執滅其事略同且蔡侯之罪浮於虞公乃責虞黷貨亡國而未滅晉而靈獨與弑君父者同痛絕焉不亦失輕重之權衡哉臣以爲誘殺弑君之賊者是即弑君之賊交名之而不得比于以賢治不肖即以見僞赴諸侯固未能掩其惡而逃天下後世之誅似得春秋之旨云